

与巴金闲谈

姜德明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与巴金闲谈

姜德明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巴金闲谈 / 姜德明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11-5198-9

I. ①与… II. ①姜…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书信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0910号

YU BAJIN XIAN TAN

与巴金闲谈

姜德明 著

策 划 周立民 陈 武

责任编辑 邓 敏

责任校对 汪 平

装帧设计 孙豫苏

责任印制 唐 茵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天津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mm×205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30千

版 次 2019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198-9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目 录

小 引·····	001
第一场春雨·····	005
又是一个春雨天·····	009
安静的早晨·····	013
春天，在上海·····	018
夏日的访问·····	021
冬天的印象·····	027
一次盛会·····	030
在北京饭店·····	032
秋日漫话·····	035
雨天谈书·····	044
病房间答·····	051
再访病房·····	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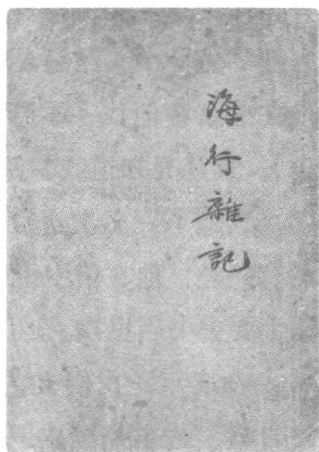
14. “我们目前就需要创办一个这样的中国 现代文学资料馆。”……………	177
15. “《序跋集》的设想是可行的。”……………	179
16. “文学资料馆的事还需要大力鼓吹”……	181
17. “目前就是写字吃力……”……………	183
18. “我可以捐赠一部分书刊、资料和开办 费。”……………	185
19. “关于茅公，我有许多话可写……”……	187
20. “《序跋集》总算交了卷……”……………	189
21. 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商标……………	191
22. 关于发表《答井上靖先生》的事……………	193
23. 关于选载《随想录》的事……………	195
24. 关于选载巴金书简的事……………	197
25. “这封信也是我的心里话啊！”……………	199
26. 关于选编《随想录》选集的事……………	201
27. “集子的名字就依你用《十年一梦》 吧。”……………	203
28. “我的文章通过您能够同广大读者见面， 我应当感谢您。”……………	205
29. “《十年一梦》稿费请代捐文学馆”……	207
30. “打算下月初回成都看看，不是‘游山 玩水’，不过是向故乡告别……”……………	209
31. “我的译文也不见得高明，可能是借别	

人的酒杯盛自己的酒。”.....	211
32. “谁也想不到，我买进自己写的书，一本一本地寄赠外地的朋友，会多么困难，多么吃力！”	213
33. “我在和热浪搏斗，日子过得有意思。”	215
34. “我在上海几年脚不出户，能告诉我一点信息，或让我看到两本好书，您算是行了善。”.....	217
35. “……我去了一趟杭州，十八天，呼吸了新鲜空气……”	219
36. “托尔斯泰晚年的痛苦我现在了解了。”	221
37. “我并不悲观，现在在料理应当做好的 一件一件事情。”.....	223
后 记.....	226
增订版附记.....	228

小 引

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是在 1965 年的夏天，那时他刚从上海到北京，要再次访问越南，住在东四的华侨饭店。

作为《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我曾经同他通过信。在这以前我到过上海，却没有去拜访他，因为那时副刊经常与他联系的是夏景凡兄。他们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就认识了，后来景凡兄调到《新疆日报》工作，我才同巴金先生开始联系。不用说，巴金的名字我在少年时代就已熟悉，并且非常爱读他的作品，可以说凡是当时我能找到的他的书，我都读过了。当年连沦陷区的国文课本上也选有他的散文，我当时就背诵过他在《海行杂记》里写的《繁星》，至



今还记得最喜欢的那一段是：“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并幻想他在轮船甲板上的样子。

见面之后，我发现他比我想象的略胖些，年轻些。读过他的《激流三部曲》，后来又读了他的《第四病室》和《寒夜》，书中的一些人物总给我留下非常痛苦的印象。然而，他当时的兴致很高，计划要到越南去写东西，那时他已经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散文集《贤良桥畔》。他显得很有信心，身体也健康，这很快地就感染了我，我们谈得非常愉快。

当时谈了些什么，我没有记录。但是，记得清楚的是谈了书的事。巴金爱书，我也爱书。在这以前，为了书的事我们还通过信：一次是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旧俄出版家绥青写的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我见到这本书以后立刻写信告诉了巴金。因为作者除了写他出书的故事，还记录了与同时代作家们的交往，我估计巴金会有兴趣；另一次大约是1958年吧，巴金写信给景凡兄，让他在北京替他找一本苏联人写的《19世纪俄国书籍插图史》。景凡兄知道我常跑书店和旧书摊，便委托我办这件事。我跑了好多次也没有完成任务。巴金对绥青的书果然有兴趣，他在信中说事前不知道叶冬心翻译的这本书，马上要去书店里找。

1963年，我们文艺部给报社出版社编了两本散文、报告集：一本是国内题材的，骆宾基等人写的《春天的

报告》；一本是国际题材的，杨朔等人写的《赤道雪》。两本书都是我经办的，因与巴金商量，收了他访问日本的散文《倾吐不尽的感情》，他还赠我一册百花文艺出版社印的同名的这本书。有趣的是，他的毛笔签名错题在封三前的空白页上，可见他当时相当匆忙。

这次见面，我们谈到抗战后，他与茅盾合编的文艺刊物《呐喊》和《烽火》。他对这两个小刊物有感情，可惜手头连一本也没有保存下来。我说我只保存了几本上海时期的刊物，广州时期的《烽火》一本也没见过。巴金说，有一个陌生人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说是藏有广州时期的《烽火》，有意出让，但索价奇昂，他考虑了一下，不愿满足那个人的私欲，放弃了这个机会。这件小事也表现出巴金的性格。

当然，我们谈了他到越南旅行的事，希望他给我们的文艺副刊写稿。

到了1965年10月下旬，巴金才从越南回来。

第二年的夏天，可怕的“文革”来了。

再次见到他已是1978年3月。



第一场春雨

巴金到北京来了。

人们都想见他。相识者都兴奋地互相传达着见到了他的消息。这是巴金先生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来北京，距他前次到北京已经相距十三个年头了。

他住在虎坊路的前门饭店，是开完了政协会特别留下来小住的。他想念北京，也想看看北京的朋友。

正是春寒时节。这天上午的天气有些阴沉，好像要下雪的样子。

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我们找到了他住的房间，轻轻地敲门，激动地等待着重逢的时刻。屋里只有巴老的女儿小林在，她很意外地问我们：“爸爸下楼去接你们了，怎么，没在大门口碰上吗？”

很可能是在坐电梯时错过去了，我们赶快跑下楼去找他。我在想，他何必下楼去迎客。

果然，在一楼电梯门前站着一位白发老人，正是巴金，他显得瘦了。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感到他说话不如先前利落，不过很多巴金的老朋友都说，巴金年轻时就不善于讲话。

我发现他眼里带着血丝，他回答：“这几天眼睛有点充血，不要紧，快好了。”显然这是由于连续开会和不断地接待朋友累的。

我们在北京早就听说过，他在干校时，虽然被打成“反革命”，可一顿还能吃三碗米饭。他笑着说：“那时候吃的是不少，不过不一定是每顿饭都吃三碗，干累活儿就吃得多些。这是朋友们听说我身体还好便高兴这么说。”

讲到“文革”，他说简直像做了一场噩梦。1966年6月，他还同刘白羽陪着亚非作家在武汉见到了毛主席，一回到上海马上就被揪出来批斗了。他这时才切身体会到昨天还是座上客，今天就成为阶下囚的滋味。“最初我还是有些怕的，也想认真作检查，可是时间长了也就没有什么了，因为这样并不能触及灵魂，只是胡闹而已。于是我就找机会读外文，那时没有别的外文书，我就读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还有德文版的，甚至在大型批判会上，造反派们在会上念他们的批判稿，我就在下面低着头背诵法文……回到家里也没法看书，所有的书都给封起来了。这样也好，事后倒没有太大的损失。”

他平静得好像在讲别人的事情。

他似乎不愿讲起萧珊的事，还是小林跟我们说，北京的红卫兵到上海来造反，他们用皮带抽打妈妈，妈妈的半边脸立时青肿起来……

小林长得清秀，今年已经 32 岁了，现在还在杭州工作。她是接到爸爸的电报特地赶来的。巴金望着女儿说：“你们北京内部电影多，小孩子爱看电影，她来了就向人打听又有什么电影了。”也许他有意想打断女儿再讲妈妈的事。一提萧珊，他痛苦，也怕朋友们伤心。

他又讲起读英文的事。

“工宣队听到我自言自语地念英文，他们马上喝止我，质问我是在看什么书，我把书递过去，他们并不认识英文，一看封面是红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们陪巴金父女到晋阳饭店去吃午饭，路不太远，大家边走边说，巴金穿上了大衣。路上我挽着他，问起当年靳以在北平编《文学季刊》，他在靳以那里怎样第一个发现了曹禺的《雷雨》原稿。巴金说：“还不能那么讲。事实上我到北平以后，靳以就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剧本了，他原来也想发表的，但他同曹禺太熟，想让我看一看。我一看就觉得非常好，就这样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我谈起已故女作家罗淑，非常惋惜她生前写得太少了。巴金说他手头好像还保存有罗淑的几封信，应该有个单位来搜集这些东西，包括别的作家的资料，都

应放在一起，好让人们来研究。我说可以考虑把原稿先在报刊上发表，巴金以为：“那倒不一定，只要有人管起来就好。”

吃饭的时候，他只喝了一小杯“五粮液”，却很爱吃冷盘里的糖粘核桃仁。我们相告，这晋阳饭店的旧址就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还要请他们父女尝尝这个店的风味食品——山西刀削面。

我跟他讲，在台湾的老作家孙陵出版过一本《文坛交游录》，其中写到了巴金，还全文引录了巴金在抗战胜利后写给孙陵的一封信。巴金说他很想看看这本书，我答应很快就把书挂号寄到上海去。

席间景凡兄问起我女儿考上北京大学的事，我说念的是哲学系，景凡兄说女孩子学什么哲学！巴金说：“上大学总比不上要好，先上了再说么。”

走出饭店的大门，天上飘起湿润的雪花，不过很快又变成蒙蒙的雨丝。应该说这是今年的第一场春雪。

1978年3月15日

又是一个春雨天

巴老这次住在东城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

今天中午，我们就近请他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涮羊肉。

这一次，小林也来了。

还像上次，巴老在大厅的门口迎候我们。恰好陈白尘同志从南京来，也住在这里，正要出门，彼此匆匆讲了几句。

巴老领我们上楼。

小林新烫了头发，是为陪同父亲出访法国做的准备，显得分外精神。她还有点不好意思说，也许以后时兴烫发就好了。

这天正赶上春雨绵绵。

我告诉巴老，外面起了风，雨也大了一点，再加上一件衣服吧。他照办了，头上戴的那顶布帽子却显得小了点，看上去像顶在头上一样，有点好笑。

路不远，我撑着一把雨伞扶着他走。

巴老对东来顺饭馆是熟悉的，一家老字号了。他说他很喜欢到这家饭馆来吃饭，因为这可以使他想起几位已故的老朋友。

抗战以前，靳以、郑振铎在北平编《文学季刊》，巴金从上海来了就住在靳以住的北海三座门的那个小院。大家总要请他在东来顺吃一回涮羊肉。

还有老舍先生，“文革”前只要巴金来北京，他同胡絮青少不了要请巴金到东来顺吃便饭。

友情活在巴金的心头，他忘不了这些往事。

席间有一盘菜叫“羊尾巴”，光听这名字便把小林吓坏了，一再声明不要吃，可是端上来一看，只是取其形似而已，实际像奶油炸糕，浅黄的颜色很诱人，她犹疑了。巴老慈祥地笑着，给女儿夹到盘子里，瞧着女儿吃下，作父亲的高兴了。有人问小林的英文程度如何，还没等女儿回答，巴老说：“小孩子，不知道好好学。”小林不语。好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女。

现在读者都期望着巴金的新作，希望经常能看到他的文章。我问他现在一天可以写多少字，甚至问起他当年最多可以写多少。他回答：“现在一天最多能写一千字，年轻时，我一天可以写五千多字。现在写字手发抖，字也越写越小，一边要创作，一边还要翻译，写的也不一定都能发表，反正还得写。”

谈到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曾经为萧红印了好几本书——《商市街》《桥》《牛车上》。巴金说：

“萧红的《商市街》是鲁迅先生介绍给我出版的，以后我同萧红认识了，又陆续给她出版了两本书。”

我又问他，抗战开始以后，他同茅盾合编的《烽火》，为什么后来茅盾不编，只作了发行人。巴金说，在广州出版《烽火》的时候，茅盾去了香港，因此就由巴金一个人来编。

“当时办理杂志登记时，需要有个发行人，我便找茅盾要了一张照片，由他当发行人，我当主编。我编刊物还是跟茅盾学的，因为他有经验，版式也画得很工整。”

酒，巴金仅仅喝了一小杯，由此又谈起了酒。巴金说日本讲究喝酒，也很讲礼仪，往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吃完一顿饭；在法国倒是很随便的，吃饭时也没有那么多礼仪。谈起他就要去访问法国，他说离开那里已经五十多年了，不知变化成什么样了，有些地方还是很值得怀念的。

我们讲起香港作家的写作速度，巴老说，香港作家一般都写得很多、很快，有的一天可以写八千字，这在他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香港光靠写稿来维持生活比较困难，只有多写才能活得下去，正因为这样，即使稍有名气的作家，有时文章也会显得内容有点重复，也许这是难以避免的吧。